



难忘清甜芦根

■徐新

每每看到成片的芦苇轻舞飞扬,总能感受到一种亲切的召唤,时不时想起童年时在芦苇中捉迷藏、钓龙虾、卷苇叶吹口哨等趣事,而那味道甘甜的芦根更是丝丝滋润着幸福童年,让人久久无法忘怀。

芦根就是芦苇的根茎。家乡的沟边河畔,凡是有水的地方,都可见芦苇的影子。当融融的春风吹遍大地时,熬过了寒冬的芦根彰显出了生命的活力,白白的、嫩嫩的芦芽裹着翠绿的叶子从泥土里争先恐后地挤出来,给河滩铺上了一层浅绿色的毯子。

而到了夏秋季节,在芦根的不断催生下,芦苇茁壮成长。修长的苇身,顶着先是淡紫、尔后是雪白飘盈的芦花摇曳生姿。风阵阵吹来,整个芦苇荡似波涛起伏,连绵不断,伴着“沙沙沙”的和弦,和着鸟

鸣蛙唱,让人不知不觉地陶醉其中、流连忘返。

到了冬天,光秃秃的河滩上显得空旷而萧条。芦苇都被乡亲们收割回家,用来编织苇席、苇篮等生活用品。而芦根依然坚守着,并在地下蓄积着力量,孕育着新的生命。

这时候,小伙伴们就开始打芦根的主意了。大人们带着我们专挑离水近的、松软的地方去挖,因为那地方的芦根粗壮、鲜嫩。他们先用铲子在芦苇根部四周掘下去,然后撬动土块,再把上面的泥土掀掉,尺把长的芦根就现身了。

我们忙不迭去掉附在芦根表面的一层老皮,芦根现出了洁白如玉的原形,晶莹剔透,惹人喜爱。芦根既不需要烧煮,也不用削皮,洗干净即可食用。于是,我们就近找一处水洼洗一下,迫不及待地往嘴里送。

洁白柔韧的芦根,口感清脆,味道甘甜,清香满溢,丝丝甜蜜沁人心脾,我们常常连嫩嫩的芦根渣也直接吃了下去。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,在寒冷而漫长的冬天里,芦根就是天然的美味、很好的零食。多年以后想起来,依然令人回味无穷。

“春饮芦根水,夏用绿豆汤,百病不生更硬朗”。这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常说的话。年岁渐长后我看了一些书,才知道芦根还真的是一味中药,有利尿和清热解毒的功效。

踏上工作岗位后,我再没去挖过芦根,至今已有30多年未曾尝过芦根的味道了。当阵阵的秋风轻掠过草木,一片片洁白似雪的芦花,沸沸扬扬如飞雪般飘向天边的彩云时,记忆中那挖芦根的场景和清凉甘甜的滋味又被激活了。难忘那个清贫而又纯真美好的童年时代。

人生感悟

老屋前的桂花树

■张和平

父母去世后,老屋一直空着没人住。走进老屋的院子,虽然弟弟把老屋修饰一新,但再也不见往日春节期间家中的热闹,更不见父母慈祥的面容。

院子内的柑橘由于缺乏管理已干枯,其他树木也都随着冬天的来临早已落尽了叶子,光秃着树枝闷闷伫立着,围墙边布满了枯萎的草……此情此景为我平添了许多伤感。

门前的那棵桂花树却让我眼睛一亮。它依然挺拔着,郁郁葱葱,也许它并不知道两位栽培它的主人再也不会回来,依然翘首等待着,那么执着,那么忠诚。它忠诚地守护着老屋,用自己高大茂盛的身体为低矮的老屋遮风挡雨。

走近桂树,但见那油亮的叶片闪着绿宝石般的光芒,随着微风摇曳,宛如向久别而归的亲人致意欢迎。哦,多么熟悉的桂花树。它把我带入了美好的回忆。

这棵已有10米多高的桂花树是丹桂,算来已有近50年的树龄了。记得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冬季,父亲买回来的。当时树苗不到半米高,父亲说“门前有桂”,寓意吉祥。他特意在大门前两边各栽了一棵,可惜只成活一棵。

活下的这棵经父母精心施肥修剪,长得很快,伞形的树形更是让人看着舒服。特别是秋季花开时节,橘红的桂花开满枝头,那沁人心脾的幽香更是飘溢到数百米外。

10多年前,曾有人看中了这棵桂花树并愿出5万元购买,对于每个月只有1000多元退休金的父亲来说,5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。父亲和家人商量了很久,最后还是难舍这棵桂花树。父亲说这也是家中的“风水树”,卖了再想植一棵就难了。

看着眼前的这棵桂花树,我的思绪回到过去,少年时兄弟姐妹常在桂花树下嬉笑打闹,桂花盛开时,我们折下小桂花枝贴近鼻前吮吸那诱人桂香的幸福情景,宛若眼前;更难忘,这棵桂花树曾给父母带来的快乐。

春天,他们看着生机勃勃的新枝叶,犹如看到了家族兴旺,心中充满了希望;夏天,他们劳作之余在桂花树下乘凉小憩,是那么的惬意;冬天,雪压枝头不弯腰、寒风凛冽不落叶的坚强,又让他们多少次叮咛我们做人当如桂,不可无气节;尤其是秋天桂花盛开时,相识或不相识的人对门前这棵桂花树的夸赞,常常让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。

他们除了自己收集些桂花泡酒、装桂花枕头外,还开心地张罗着向亲朋好友免费“推销”自己家的桂花。为了让桂花更干净新鲜,他们在大树下铺下床单或簸箕一边用竹竿摇着树枝,接着落下的桂花,一边聊着天说笑着,多美的一幅“醉里吴音相媚好,白发谁家翁媪”图画!

走进没有父母的老屋是伤怀的,但门前的这棵桂树却给我许多安慰和美好回忆。感谢老桂曾经带给我们全家的欢乐,感谢老桂对老屋的守护!



娘的辫子

■袁振华

听说当年我爹就是因为我娘的那根辫子恋上她的。

这话,我信。

记忆中,我娘的确有一根乌黑油亮的麻花辫,长及腰部,辫梢系一个红绸带结成的蝴蝶结。

闲暇时,我娘喜欢用她那雪白纤细的手指缠绕辫梢,眉梢眼底都漾着温柔的笑意。

劳作时,我娘将辫子在脖颈上绕上几圈,再将辫梢朝嘴里一送,用白生生的牙紧紧咬住。没有了辫子的牵绊,我娘的动作是那么利索。

村里的年轻姑娘和小媳妇儿都羡慕我娘的辫子。辫子也成了我娘的骄傲。

记忆中,我娘总是快乐的,走路时都哼着小曲儿。辫子随着节奏在腰间摇摆。那只“红蝴蝶”就在她的辫子上蹦跶起舞,牵引着几多钦羡的目光。

渐渐地,我娘的脸上也有了愁云。

那一年夏天,我们家的祖屋

人生百味

在一场暴风雨中倒塌了,幸好撤离得及时,没有人受伤,可是一应家什都毁坏殆尽。后来的日子,我爹我娘咬紧牙关,东挪西借,又建了三间瓦房,只为给我们兄弟姐妹一个温暖的家。

从此,我们家的生活拮据起来,我娘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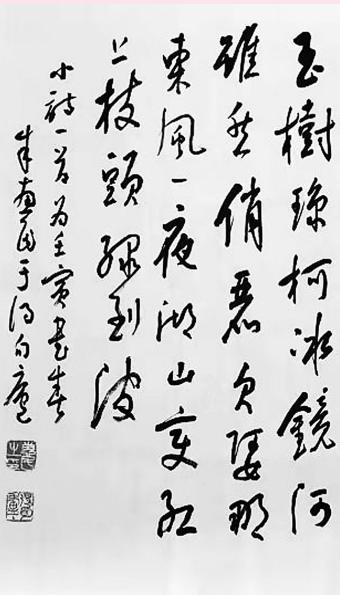
那天村里来了个收购辫子的,愿意出100块钱收购我娘的辫子,那是全村大姑娘小媳妇的辫子中给价最高的。

中午我们家的餐桌上多了一盘久违的红烧肉,看着我们兄弟姐妹吃得满嘴流油的样子,顶着一头短发的娘红着眼睛笑了。

后来,我娘再没扎过辫子,因为头发每长长一些,我娘就要把它剪去卖钱。

再后来,我娘老了,头发白了,变得稀疏,也就没了再扎辫子的念头。

于是,我娘那根乌黑油亮的辫子,成了我们全家既温暖又凄凉的记忆。



书法

朱惠民 作

【小镇年集】

整条街上,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通红,红的橘子,红的对联,红的鞭炮,红的年画……就连街边流动售卖的糖葫芦,也在保鲜膜下透着红色琉璃的光芒,吸引着饕餮的娃娃。在冬日荒凉的大地上,唯有腊月的年集,才使人感觉到生活的富足、精神上的富有。小镇的年集,给冬日的萧条增添了一抹生机。

——陈亮

【母亲卖树】

母亲的树卖了一季又一季,我也从懵懂少年到人过中年。每当遇到困难想放弃或逃避时,总会不自觉想起那些冬季,迎着北风拉车的场景,也会想起母亲那些朴实的话,“什么事,一干就有劲了”。

——曹明雄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乡村腊月】

乡村腊月,打开的院门里,是一家又一家人温馨的时光——静寂的日子不再静寂,温暖中洋溢着喜悦。偶尔的犬吠,也许会震落屋檐上的残雪。低飞的鸟儿,要在花树上安家,一个盘旋就是经年。现在,归乡的游子正依次抵达,淳朴的乡音里,还有当初的笑容。

——毕传高